

# 愛情與考古

劉景輝

## 特洛城、邁錫尼、提林斯發掘

多數人們認為荷馬筆下的特洛戰爭及英雄故事，不過是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罷了。然而施利曼卻深深陶醉在荷馬史詩的美妙境界中，把荷馬史詩所說的故事，看作是歷史事實深信不疑。這一信念成爲他一生工作的動力。

十九世紀，人們普遍認爲荷馬祇是傳說中的古代吟遊詩人，至於是否實有其人，尙無確切的答案，當然更不相信他的作品中的歷史內容了。大多數人們認爲荷馬筆下的特洛戰爭及英雄故事，不過是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罷了。然而施利曼卻深深陶醉在荷馬史詩的美妙境界中，把荷馬史詩所說的故事，看作是歷史事實深信不疑。這一信念成爲他一生工作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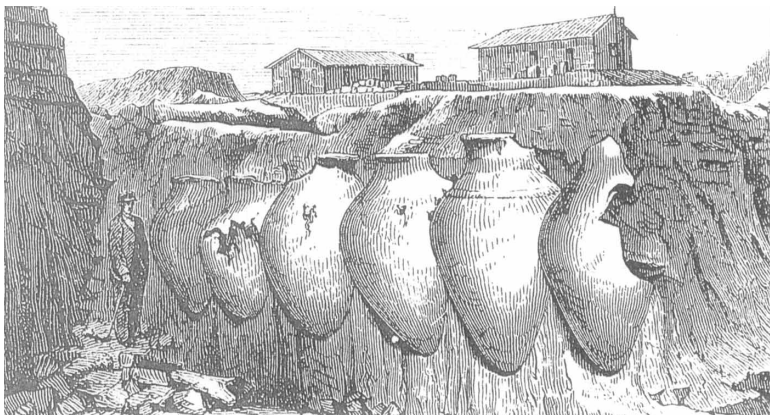
### 實現夢想，發掘特洛

施利曼精通荷馬史詩，從

他對荷馬史詩詩句的分析，他判斷現代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附近的希沙立克山丘(Hissarlik)應該就是荷馬筆下的特洛城。他準備在這裡進行發掘，一探究竟。發掘的先決條件是取得希沙立克土地的所有權，其次是取得土耳其政府的發掘同意權。施利曼在一八六九年就已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發掘同意權的申請了。土耳其政府以爲這些西方人要來挖寶，誰會那麼傻要來挖掘一座廢棄的古城堡呢！土耳其人疑心重重，發掘同意書遲遲不發，直到一八七一年七月土耳其府才發下發掘

同意書，條件：發掘者要將發掘出土的文物的一半，上繳土耳其政府。

一八七〇年初，施利曼夫婦自法國返抵雅典，久候發掘同意書不至，心急如焚。現在發掘許可證已下，施利曼終於要實行他四十一年前的兒時夢想，興奮莫名。施利曼即刻購買發掘工具，組織發掘工人隊，擬訂發掘計劃，十月終於開始發掘。土耳其政府爲了確保發掘物的一半上繳政府，派出監督一名，監督的新資由施利曼支付。可是這位監督對考古發掘興致索然，整天在工地



圖一 十大陶罐的一部分

晃來晃去，觀看風景，恨不得早些離去。

在一八七一年十月初的發掘中，蘇菲亞看到工人將廢土傾倒到籃子去時，泥土中有閃亮的金屬片。她從泥土中取出六枚硬幣，這時她在博物館中學得的硬幣知識發生了作用。

她辨認出這是希臘化時代（前三世紀至一世紀）的希臘貨幣。蘇菲亞欣喜若狂，她將硬幣發現的地點，深度，日期，以及其特徵作了記錄。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開始。

他們的第二個發現是一塊巨石蓋著的羅馬牆，證明此地確實曾有城堡存在。他們也挖出了許多大石塊，爲了向下挖，這些石塊由工地上推下山丘。以後有不同類型的東西出土，最多的是赤陶器，這些赤陶器紋飾美麗。他們也發現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把這些破碎陶器拼湊在一起恢復原狀是蘇菲亞的工作。在二十英尺下，他們發掘到遭火焚的房屋殘跡。天天有不同的發掘物出土，其中有三塊古希臘文字的大理石板，內容是有關賦予經濟權或公民權的文字。政府監督拿走兩塊小的，施利曼保留一塊大的。施利曼爲君士坦丁堡的希臘語言協會撰寫了詳盡的發掘報告，在協會的刊物發表後，深獲好評，十一月中旬，雨季來臨，施利曼結束了

第一年的發掘工作。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他尚未發掘到特洛城，但他的發掘卻豐富了古代歷史的內容，使他仍然感到高興。

### 繁華的特洛

一八七一年底，施利曼夫婦返歸雅典，在雅典期間，施利曼夫婦與雅典學界和歐洲學界的專家學者時常聚首，討論已挖掘出土的各項文物，獲益甚多。施利曼並策劃一八七二年的發掘期爲四月至十月，爲期六個月，發掘隊的工人維持一百五十人左右。

發掘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常常都有物件出土。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挖到了十個巨大的橘黃色陶罐，每個七英尺高，最寬處五英尺。（圖一）他們開始想到這個山丘可能是好幾個城市或城堡的混合體。他們還挖到了一堵六英尺厚的石牆，也挖到了一塊長六英尺多，高三英尺，厚二英尺的大理石雕飾板，這塊雕飾板上有美麗的浮雕，描繪阿波羅神駕

馭四匹馬在天空馳騁。這是一塊極具藝術價值的浮雕。(圖二)四匹馬神態各異，前蹄高高地騰起在空中，好像拼命向前躍去。這樣一塊美麗的浮雕，怎麼可以切成兩半，自己一半，政府一半呢？這塊石浮雕板出土時，政府的監督已經下班離開工地了。施利曼夫婦決定將這塊浮雕偷運出境，並且決定將十個大罐分給土耳其政府七個，自己保留三個，藉以表示自己的慷慨大度。

接著，工地仍然有不少的各式各樣的文物出土。他們在一個被火燒毀的房子的灰堆中



圖二 阿波羅及四匹天馬浮雕

發現三副銀手鐲，一個金耳飾，他們感覺到地裏面還有更多的金屬飾物。向下挖去，他們又挖到了寬厚的城牆和奇怪的建築，施利曼認為這些是特洛城的防禦牆和大雕樓。但是他無法證明。八月中旬，特洛地區疾疫流行，施利曼不得不再度停止他的發掘工作。施利曼的收穫很豐富，除一些金屬飾品，他還發掘了許多石器、陶器、武器，以及手工製品的碎片。他發現多個特洛城，城上有城，牆上有牆。他在日記中寫著，他要把這個地方命名為特洛城。但是考古家從未在希沙立克找到片言隻字，可以證明希沙立克就是特洛城。考古家之所以將此處定為特洛城，是因為他們認為，假如特洛城真正存在過，這裡是西亞唯一一處很像是荷馬史詩所描寫的地方。

施利曼在挖掘的過程中，不斷地為希臘、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報章雜誌撰寫挖掘進度和重要的出土物的報告。各界對他的報告雖然毀譽參半，但

卻使他名揚天下，在英國他更成為英雄。特洛城似乎確有其城，並非荷馬的捏造了。

一八七三年施利曼夫婦於二月的寒風凜冽中即行開挖。挖掘的工人每日約有一百五十餘人，分成五個隊，在五個不同的地點開挖。但政府的監督人員只有一名，監督五個在不同地點的工作隊，實在分身乏術。三月，令人激動的發展物陸續出土，又在深深的地層下，發現兩堵十英尺的厚牆。蘇菲亞一隊再度發現金器。四月，施利曼一隊發現有八個房間的房屋遺跡，和房間內有黑色灰燼的痕跡。月底，施利曼自認為挖到了特洛戰爭時特洛城國王普里阿姆（Priam）的宮殿和兩座城門的遺址。施利曼夫婦極為興奮。

五月的最後一天，星期一早上七點，施利曼夫婦走到一處沒有工人在工作的探溝內，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被工人遺漏或疏忽的東西。施利曼順便用鏟子往下輕輕地鏟了幾下，鏟子似乎碰到硬物。施利

曼慢慢將硬物上的泥土鏟開，這塊硬物原來是一個橢圓形的金屬淺盤，然後再把淺盤周圍的泥土挖開，施利曼拉起淺盤一看，立即放下，悄悄地告訴蘇菲亞說，「我們怎麼辦？」蘇菲亞說，「告訴工人們，剛才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的工資照發，休假一週」。夫妻二人用一週的時間，才把這些寶物運回工地旁自己家中。再用自己的幾個心腹，將寶物用船偷運回雅典的家中。這些發現物後來被施利曼稱為「普里阿姆寶藏」(Priam Treasure)。六月十四日，施利曼宣佈已挖到特洛城，停工不挖了。

六月二十九日，施利曼請來一位守口如瓶的攝影師，將他發掘到的八千多件金器、金飾全照了相。施利曼把一些美麗的金飾為蘇菲亞戴上，吩咐攝影師幫蘇菲亞照了一張特寫，以便這些金飾能看得清清楚楚。穿著美麗衣服和戴上閃閃發光金飾的蘇菲亞，施利曼用這樣的語言來讚美：「特洛

城的海倫也沒有這樣美」。

### 施利曼寶藏

施利曼夫婦由特洛城返抵雅典後，一方面清點整理從特洛發掘出土的古物寶藏，一方面為古物寶藏尋求永久度藏之所。他向希臘政府建議，由他捐地出資在雅典建造一座華麗宏大的博物館，來收藏展示他們在特洛發掘出土的全部古物。條件是博物館必須命名為施利曼博物館；在他去世前，他保留古物的所有權；希臘政府還要允許他去發掘奧林匹亞(Olympia)和邁錫尼。對愛國的希臘女孩蘇菲亞，丈夫能將特洛古物留在希臘，喜悅萬分；對自尊心強烈的希臘人而言，首都的博物館要以外國人的名字來命名，卻頗費思量。

施利曼是一個既愛利也愛名的人，他對自己的成就極端自豪，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在考古方面的成就。其實，他偷運回雅典的普里阿姆寶藏，除極少數參與搬運的心腹好友外，根本無人知悉。這

些少數參與搬運的心腹好友，又在他重金的賄賂下守口如瓶。若不是他要彰顯自己的不世之功，克制不住自己對名望的喜好，世人對普里阿姆寶藏諱莫如深。

因為對名望的喜好，一八七三年七月廿六日，施利曼在德意志的「奧格斯堡匯報」(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發表長文，詳述他們最後一個月，在特洛城發掘的成果，包括普里阿姆寶藏在內，普里阿姆寶藏才為世人所知。普里阿姆寶藏的洩漏，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根據土耳其政府與施利曼之間的協定，出土的古物要平分的。

土耳其政府要求希臘政府將施利曼的一半寶藏送還。施利曼是美國公民，希臘政府不能沒收他的寶藏，希臘政府亦不願因此事而破壞希土的友好關係，因此希臘政府拒絕施利曼捐建博物館的建議，不核准他在奧林匹亞的發掘權，將奧林匹亞的發掘權給予普魯士的考古學會。施利曼夫婦在社交



圖三 邁錫尼——一座青銅時代的古城

上與輿論上完全陷於孤立。一八七四年一月，施利曼以法文、德文，同時出版了《特洛古物》(Trojan Antiquities)一書。這是一冊圖文並茂的巨著。在書中，他將在特洛發掘的寶藏稱為「普里阿姆寶藏」(Priam's Treasure)，發掘出的最巨大的建築物稱為「普里阿姆王宮」(Priam Palace)，最巨大的城門稱為「斯凱恩門」(Scaean Gate)。土耳其政府見希臘政府處理此事並不積極，派遣與施利曼有交情的重量級人士進行道德勸說，或誘之以利，均不得要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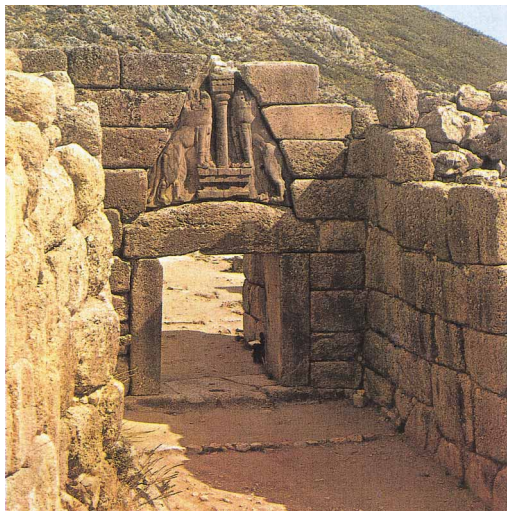
土耳其政府迫不得已，於一八七四年二月在雅典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施利曼歸還一半寶物，官司進行一年有餘。最後希臘法院指派三名專家，根據施利曼的文章和著作中所提及的寶物（施利曼不讓他們看寶物），估計寶藏和阿波羅雕版總值約二萬法郎。施利曼立即同意支付土耳其政府一半金額；為獲得繼續發掘特洛的許可權，施利曼在交納罰金之

外，另加五萬法郎的捐款，以討好土耳其政府。一八七五年四月，施利曼才解決了與土耳其政府的官司。普里阿姆寶藏合法地成為施利曼寶藏。

### 多金的邁錫尼

遠征特洛的希臘聯軍統帥阿加門農 (Agamemnon) 是邁錫尼 (Mycenae) 的國王。希臘美女海倫就是他弟弟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 (Menelaus) 的妻子。阿加門農的妻子是海倫的姐姐克呂泰涅斯特拉 (Clytemnestra)。阿加門農與墨涅拉俄斯之父為邁錫尼國王阿特柔斯 (Atreus)。荷馬史詩《伊利亞德》提到邁錫尼往往都用「多金的」、「黃金的」等形容詞，說明邁錫尼是一個可能比特洛城更富有的城市。何況他又是聯軍統帥阿加門農的國土呢！（圖二）

荷馬所提到的邁錫尼，在考古上遠比特洛城簡單，因為公元第二世紀中期希臘旅行家波桑尼阿斯在《希臘遊記》提到它，並記述其見聞。邁錫尼



圖五 獅子門



圖四 阿特柔斯寶庫入口處

並未深埋在地下，而是屹立於山嶺上，其斷壁殘垣仍依稀可辨。施利曼根據荷馬的《伊利亞德》發掘到了特洛城，根據波桑尼阿斯的《希臘遊記》發掘出邁錫尼城。

一八七六年五月，希臘政府終於發給了施利曼邁錫尼發掘的許可證。希臘政府鑒於「普里阿姆寶藏」事件，要求施利曼將一切從邁錫尼發掘出土的文物寶物都要繳納給希臘政府，施利曼僅具有出土文物寶物的照相權和文字發表權。其實，施利曼真正的目的，是發掘出在歷史迷霧中的城市，來印證古書之說絕非虛構，挖到寶物純屬意外。因此，對於希臘政府這樣的條件，施利曼仍然欣然同意。他們要做名留青史的考古家，而非惡名昭彰的盜寶賊。

一八七六年八月初，施利曼夫婦開始發掘邁錫尼。早在一八七四年的春天，普里阿姆寶藏事件期間，施利曼夫婦就曾至邁錫尼做短暫的勘查。那時他們就已見到了離邁錫尼衛

城較遠處的「阿特柔斯寶庫或墳墓」(Atreus' Treasury, or tomb Atreus)。這個寶庫於五十年前，被土耳其的伯羅奔尼撒省長維利(Vili)挖掘清除一空。所以施利曼夫婦看到的是切割整齊的石門，通道兩側的石牆(圖四)。

阿特柔斯寶庫其實應是墳墓，其中或有大量精美貴重的殉葬品，謂之「寶庫」亦未嘗不可。其建築形式類似蜂房(Beehive)，故稱蜂房墓；內有巨大穹窿，又稱圓頂墓，在邁錫尼地區，發掘出土的這類圓頂墓共有九座。阿特柔斯圓頂墓(寶庫)是其中最巨大和維護得最好的，故最為著名。它大約建於公元前一千四百年，穹窿直徑約三十公尺，中央頂高十四公尺，圓頂是由三十五行石塊相接而成。在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 117-138)所建造的羅馬「萬神殿」(Pantheon, 穹窿直徑約四十二公尺)完成前，阿特柔斯寶庫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穹窿形建築。入門通道長三十五公尺，寬六公

尺。門楣是一塊長九公尺，寬五公尺，厚〇・九公尺，重約一百二十噸的巨石。阿特柔斯寶庫已不用他們去挖掘了。

因此，施利曼夫婦的主要任務是清除邁錫尼衛城內掩埋王宮和王陵的大量石塊和泥土，重現王宮的遺址和發掘王陵的遺存；另一方面是發掘城外的其他古蹟，這些也被長年的石與土掩埋了。施利曼夫婦以獅子門（Lion Gate）為界的發掘，蘇菲亞負責衛城內部的發掘，獅子門門楣上雕有兩隻獅子仍然清晰可見，門楣離地面約一公尺，其下的大門和通道已被石塊和泥土掩沒。施利曼第一步工作就是打通獅子門。蘇菲亞則去發掘獅子門外一處疑似寶庫的建築。在清除石塊泥土的過程中，一些陶製品、古錢幣、浮雕石版、瓶飾等物相繼出土。施利曼在二個月內打通了獅子門，並開始發掘獅子門附近的圓形墳場A。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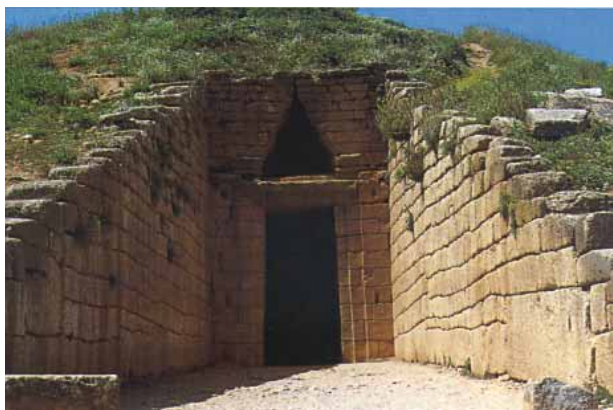
### 阿加門農的金面具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是施利曼夫婦豐收的季節。蘇菲亞所發掘的寶庫呈現在世人眼前。這個寶庫最初命名「施利曼夫人寶庫」（Mrs. Schlieman Treasury），後定名為「克呂泰涅斯特拉之墓」（Tomb of Clytemnestra），墓中已無任何寶物。（圖六、圖七）

施利曼根據波桑尼阿斯的記載，在圓形墳場A挖出了五個豎井墓（Shaft grave）。在這些陵墓中埋葬的顯然都是王室成員，死者穿戴華麗，墓中有大量的金面具，與死者的臉型非常相近，其中最大最美麗的一個，施利曼稱之為「阿加門農面具」（Mask of Agamemnon）（圖八）。此外還有許多黃金王冠、高腳金杯，最漂亮的一個是有兩隻金鴿的「涅斯托耳高腳杯」（Nestor's Cup）（圖九）。許許多多金葉片，女性死者身上飾滿金銀珠寶，金葉片上有花卉、蛇、蝴蝶等凸形飾紋。金銀重達三十餘磅。其他的出土物有青銅器皿、青銅長矛、



圖七 克呂泰涅斯特拉墓中的穹窿



圖六 克呂泰涅斯特拉之墓



圖八 阿加門農的金面具

匕首、戰斧、白玉花瓶、墓碑、雕飾石碑等物重達六千磅。墓中這些洋洋大觀的珍寶是施利曼一個人發掘的成就。通過他，世界才第一次知道邁錫尼的富裕繁榮。

十一月底，施利曼打電報給希臘國王喬治一世（George I, 1863-1913在位）說：「我以萬分喜悅之情向陛下稟報，我已發現一座古墓。按照傳說，墓中的死者應為阿加門農，卡珊德拉（Cassandra），歐律墨冬

（Eurymedon）和他們的戰友。

他們在參加克呂泰涅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所舉行的凱旋宴會上悉被殺害。墓由雙重石板圍繞……我在墓中發現無數珍寶和古代的純金器物。這些珍寶本身足以擺滿一大博物館，那將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收藏品，世世代代吸引各地的遊客來到希臘。因為我祇是純粹熱愛科學而工作，所以我自然不會要求將這批珍寶據為己有。我以無比的熱情將其完整地奉獻給希臘。」

一八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施利曼發掘出的邁錫尼寶物和文物在雅典盛大展出，參觀者絡繹於途，熱鬧非凡；政界、學界和新聞界對施利曼表示熱烈的讚美。這批文物今日收藏在國立雅典博物館中。曾任英國首相，熱愛荷馬的大政治家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9）為施利曼的著作《邁錫尼》一書撰寫前言，一八七八年，《邁錫尼》一書以英文、德文同時發行，後又出法文譯本，該書有二百多幀圖

片。

### 蘇菲亞的榮耀

一八七五年六月，施利曼夫婦曾應英國皇家古物家協會（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es）的邀請，訪問英國。蘇菲亞遊歷了倫敦市，發覺倫敦與巴黎在氣質上的巨大差異，對英國人的友善感受良多。她也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的「額爾金大理石藝術精品」，對於英國掠奪雅典城藝術精品憤憤不平。但在格萊斯頓邀請訪問英國下議院，親眼目睹議員們的激烈辯論後，不平之心逐漸消散，這是蘇菲亞第一次英國之行，施利曼在古物家協會發表了成功的演講。

邁錫尼發掘成功後，英國皇家考古學會（Royal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邀請施利曼於一八七七年五月前往演說，並說要頒給他們夫婦二人學會證書，接納他們二人為榮譽會員。施利曼夫婦對於英國人在考古學上給予他們肯定喜悅萬分。英國《倫敦新聞畫報》



圖九 涅斯托耳高腳杯

(London Illustrated News)，刊載了一篇題為〈施利曼夫人寶庫〉的文章，文章說道：「眾所周知，這一巨大建築的圓頂早已破損，但是我們現在得感謝施利曼夫人，整個建築已被她發掘出來，呈現在我們眼前，……」這篇文章讓蘇菲亞感動得熱淚盈眶。

英國考古學會期望蘇菲亞在接受學會證書和榮譽會員的同時，發表一篇簡短的演說，題目由她自定。對於考古學會這樣的盛意，施利曼夫婦滿心喜歡。蘇菲亞在婚後，除學習德文、法文外，亦學習英文。一般英文會話已不是問題，但在大庭廣眾前演說，卻要更加精鍊不可。施利曼為她的演說盡善盡美起見，邀請英國語言學專家來修正蘇菲亞的發音。一八七七年六月八日，年僅二十五歲的希臘古典美人蘇菲亞，由學會會長及格萊斯頓陪同走上講台，聽眾中有許多衣飾華美的婦女，政界學界的名流，大家帶著尊敬和仰慕之心，抬頭望著她。他們八年的

婚姻生活，在她的眼下展現一片光輝燦爛的榮光，他的心情舒暢極了。在會長致完介紹詞後，她滿懷信心的演講，她從頌揚自己的祖先開始。

「當世界其他地方還生活在黑夜中時，我的祖先，古代的希臘人，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已經達到人類無法超越的完美境界。我們的政治制度，我們的政治家，我們的演說家，我們的哲學家，我們的詩人，為後世所景仰和讚佩……」

她簡要地敘述了自阿加門農、阿喀琉斯、奧德修斯時代到梭倫 (Solon)，伯理克利斯 (Pericles) 和柏拉圖之間的希臘史，最後，她談到了他們夫婦的工作。

「亞歷山大大帝睡覺時，枕頭底下總是放著一本荷馬，施利曼博士和我能發現特洛，要感謝荷馬的指引；能發現邁錫尼五座王陵及其寶藏，要歸功波桑尼阿斯；……我在這些發現中的角色，實在微不足道。在邁錫尼，我發掘獅子門附近的大寶庫……雖然我沒有在寶

庫中找到寶藏，可是這一發掘工作對科學卻極具重要性，因為我在其中發現了一大堆很有趣的陶器，這些陶器讓我們知道遠古的寶藏是如何收藏的。」

她接著敘述邁錫尼王墓的打開，墓中的奇珍異寶原封未動。聽眾聽得如醉如狂。施利曼不禁激動萬分 and 得意洋洋。這一塊十七歲的希臘大學預科美玉，是他雕塑的極品，如今名滿天下。

美妙無比的故事講完了，蘇菲亞感謝英國的慷慨相助，否則希臘就不會擺脫土耳其而獨立。她以「呼籲英國婦女把我祖先的明亮的語言交給她們的孩子們，好讓她們能夠閱讀荷馬和我們其他不朽的經典原著」結束她的講演。

全場起立，熱烈鼓掌，蘇菲亞在異國的學會上享受了這一生難得的殊榮。這真是一場美滿無比的婚姻所帶來的榮耀呀！

### 柏林榮譽市民

一八七三年年底，大英博

物館就想高價收購普里阿姆寶藏，施利曼夫婦拒不出售；一八七四年三月，法國友人勸施利曼將這批寶藏交給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永久典藏，施利曼夫婦亦不為所動。在土耳其政府要求施利曼歸還一半寶物的官司期間，施利曼夫婦即使想要送交給希臘政府收藏，希臘政府唯恐會破壞希土友誼，堅不接受。一八七五年四月，施利曼與土耳其的官司結束後，普里阿姆寶藏成爲施利曼寶藏。

施利曼一度想把這批寶物售給俄國聖彼得堡的愛爾米塔什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凱薩琳女皇在一七六四年所建，爲宮廷博物館，與冬宮相連），因爲俄國是他最初發跡之地；他也曾考慮將這批寶物賣給即將開幕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因爲他是以美國公民身分活躍在歐洲的學術和政治舞台。但兩者都未能成真。

這個德國商人考古家施利曼的所作所爲，在英國人看來全是對的；他在英國是英雄，

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他將施利曼寶藏送往英國倫敦的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展出，以感謝英國人民對他們夫妻二人的愛戴。在英國人看來全是對的的施利曼，在德國人看來，其一切作爲全是錯的。十九世紀後期的德國學者，是當時世界上備受敬重的德國學術界，卻對本國同胞施利曼在學術上的成就不僅不讚一詞，且批判得體無完膚，施利曼爲之寢食難安，痛心疾首。但施利曼寶藏最後的歸宿卻是批評他最嚴酷的祖國——德國。這要歸功一位著名的德國醫學家維爾霍博士（Dr. Rudolf Virchow）。

維爾霍博士是柏林大學著名的病理解剖學教授，又是普魯士的國會議員活躍在德國的學界與政界。他的業餘興趣是人類學、考古學和史前史。自施利曼在特洛發掘以來，他不斷地關注施利曼的工作，和施利曼常有書信往來。施利曼也

曾邀請他來特洛，親自參觀特洛遺址的發掘，但博士工作忙碌，不克抽身。一八七九年春，他應施利曼之邀，來到特洛。施利曼曾寫信給維爾霍提到普里阿姆寶藏的困境。寶藏在英國展覽已久，南肯辛頓博物館要他移走。維爾霍在特洛參觀了一個月，親眼目睹施利曼將特洛的城牆發掘出來。維爾霍和施利曼說道：「你在心中排斥你的國家，雖怪不得你，卻是可悲的……儘管學院裏的專家給你找麻煩，可是你不該忽略，公眾的輿論卻始終是支持你的。」維爾霍的勸說，在施利曼心中起了溫暖作用，他萌生了要將寶物捐獻給祖國之意。

雖然施利曼有了要將寶物捐獻給祖國之意，可是他不會忘懷這麼多年來，德國學術界對他種種誹謗性的批評，認爲他是一個不入流的考古家。爲了洗滌德國學術界對他長期的污蔑，他要求被選爲德國柏林學術院的院士，要求柏林博物館也要以他的姓氏來命名。德



圖十 「米尼亞寶庫」挖掘所在地—奧爾霍梅努斯位置圖

國柏林學術院院士都是望重士林的一時之選，要獲得院士頭銜要經過千錘百鍊，學術成就要贏得舉國公認。柏林學術院院士的頭銜，乃是國家最重要的名器，決不輕易授人；而且要把柏林博物院改為施利曼博物院，對德國，對柏林都是不可接受的。經過維爾霍夫的再三穿梭調停，最後柏林市議會通過一項決議，鑑於施利曼夫婦將特洛寶藏捐獻給柏林博物

館，柏林市議會決定授予施利曼「柏林榮譽市民」的頭銜。施利曼接受了「柏林榮譽市民」頭銜，將寶物捐獻給祖國的博物館。「柏林榮譽市民」頭銜珍貴異常，因為當時只有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和擊敗法國（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陸軍元帥毛奇將軍（Von Moltke）二人有此榮譽。

一八八一年七月七日，德國人在柏林為施利曼的普里阿姆寶藏舉行了盛大的捐獻儀式，施利曼的德國和希臘親友都出席了這項盛典。從此，普里阿姆寶藏保存在柏林城。這個曾經在德國做過雜貨店的小伙計，於他六十之年，搖身一變成爲德國的一代大人物了。

### 巨人的提林斯

施利曼一生在特洛進行了四期發掘。第一期是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三年；第二期在一八七九年；第三期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第四期在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〇年。在第一期發掘時，只有他的年輕的

希臘妻子蘇菲亞協助他；一八七九年有法國學者比爾努夫（Emile Burnouf）和德國學者維爾霍協助他；第二期和第四期，他得到一位年輕的德國建築師德普菲爾德（Wilhelm Dörpfeld）的協助。德普菲爾德曾參加普魯士考古學會在奧林匹亞的發掘達六年之久，在施利曼死後，他在特洛發掘至一八九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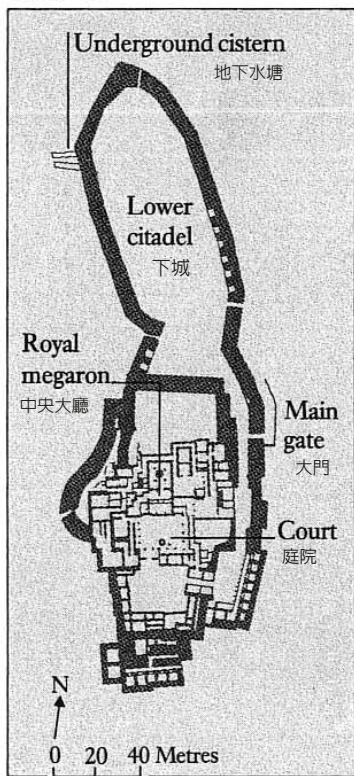
在特洛的發掘間歇期中，一八七六年他發掘了邁錫尼；一八八〇年，他發掘了奧爾霍梅努斯（Orchomenos，荷馬史詩中三個多金的城邦之一，其他二個是特洛與邁錫尼）（圖十）。他在奧爾霍梅努斯發掘出「米尼亞寶庫」（Treasury of Minyas）：一八八四到一八八五年發掘了提林斯（Tiryns）。

提林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部，阿哥斯灣（Gulf of Argos）之北，邁錫尼城南方十六公里處（圖十）；荷馬史詩中，它是邁錫尼的同盟城邦。在希臘神話裡，它是大力神海格利斯（Hercules）的誕生地。



圖十一 提林斯城牆

提林斯城堡（約西元前1250年）

THE CITADEL OF TIRYNS  
c1250 BC

圖十二 提林斯城堡（Royal Megaron 即中央大廳）

提林斯是阿哥斯國王阿克西俄斯（Acrisius）之弟普羅依托（Proetus）所建。相傳，普羅依托召來七個巨人（Cyclopes）為提林斯建了巨大的城牆（圖十一）。波桑尼阿斯說，提林斯的城牆可以同埃及的金字塔媲美。施利曼夫婦由阿哥斯登陸前往邁錫尼發掘時，路經提林斯之傍。蘇菲亞看到了這些巨石砌成的城牆，極為驚訝，古代人是如何將這些巨石堆砌成城牆的呢？蘇菲亞百思不得其解。

一八八四年，施利曼率同助手德普菲爾德前來提林斯發掘。他們在高崗上挖出一座巨大的王宮，王宮的牆壁也是由巨石砌成。這些巨石厚達八公尺左右。王宮中的中央大廳，寬大雄偉，由四根柱子支撐，房間中央有巨石砌成的大火爐。這個王宮規模之大是特洛和邁錫尼的王宮遠遠不及的。（圖十二）

## 巨星的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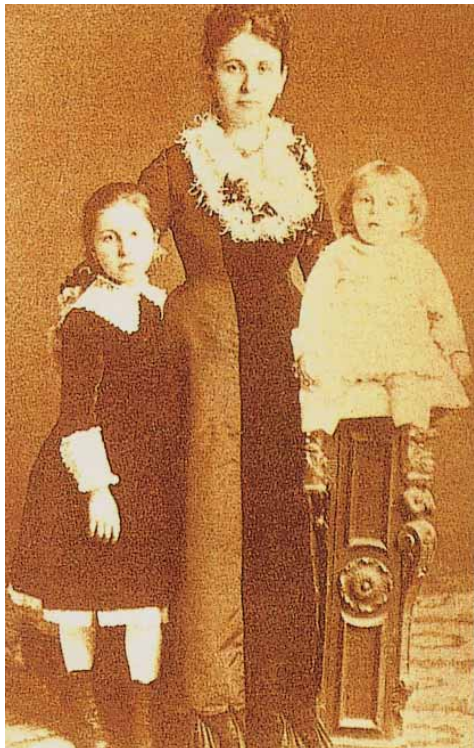
一八八五年，施利曼發掘提林斯的後期，大部分的發掘工作都交給他的助手德普菲爾

施利曼在提林斯發掘出許多陶器和少許壁畫。這裡發掘出的陶器和邁錫尼陶器相似。壁畫中有人物和幾何型圖案。施利曼認為，邁錫尼的豎井墓，邁錫尼和奧爾霍梅努斯圓頂墓，提林斯的王宮等處的文明是荷馬英雄時代的文明。

德。他說：「迄今為止，不論在何處，只要把鏟插入地面，我總是在特洛、邁錫尼、奧爾霍梅諾斯、提林斯——處處奇蹟出現——發現考古的新世界，但是現在我疲憊不堪，極想退出發掘，安安靜靜地度過餘生，我覺得我無法再勝任這一工作了。」健康在衰退，疾病在前進，他最大的生活樂趣——發掘——在逐漸的消失。

自一八七七年起，施利曼

即為耳疾所苦，他的耳疾的原因不明，可能與他長期的海中游泳有關。他在特洛發掘期間，天氣許可，每日黎明即往海中游泳，然後長期曝曬在烈日或寒風下指導監督工人發掘，晚上又作記錄和書寫給各



圖十三 要不是愛，那精神的光熱根源，一切光明的驚人之事也就不能有。

大著名報刊的進度報告和計劃次日的工作計劃。即使在發掘停工期間，他也是不斷整理出土文物，撰寫著作，會見各界人物，特別是學界人物，討論、爭辯一些有關出土文物的學術問題，分赴歐洲各大都會，學會發表演說。他忙碌終年，唯一的休假是和家人短暫相處，雖然身體不適，亦無時間就醫。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他實在忍不住耳病所帶來的痛苦，前往德國就醫。醫生勸導他不要再在海中游泳。他有時陽奉陰違。他的理由是，保持

整個身體的健康要比偏愛一個惹麻煩的器官更重要。在醫生的藥物治療下，耳疾時好時壞。

提林斯發掘後，施利曼的耳疾愈趨嚴重，德國的醫生們主張兩耳都應開刀治療，但施利曼能拖則拖。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他前往德國動兩耳開刀手術，他堅持不要蘇菲亞隨行照料。為施利曼耳疾開刀的醫生是德國耳科的權威，然而困擾施利曼十餘年的痼疾，卻非一次手術即可治癒，還需要長時間的靜養休息，但施利曼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稍事休息

後，施利曼還要到萊比錫看他的出版商，去柏林看他的學界朋友，去巴黎檢查他的金錢商務。他在巴黎受涼又去看了耳科醫生。回雅典之前，他要去那不勒斯，順道參觀龐貝新出土的文物。

在那不勒斯，他的耳疾再犯，當地的醫生給他做了簡單的止痛治療，他又去龐貝城遺址觀看新出土文物。聖誕夜他獨自在旅館餐廳用

餐，聖誕日早上他要去診所打針，不幸病倒在街上，已不能言語，路人將他送到醫院，因身份不明，醫院拒收，醫院將他送往警察局，在他身上這才找出醫生的地址。醫生帶他回旅館，施利曼同死神博鬥了一夜，翌日凌晨，這一位考古學的巨星就這樣地魂歸天國了，享年六十八歲。

施利曼死時蘇菲亞三十八歲，為丈夫生下了一女一兒，女兒安德洛瑪刻（Andromache，特洛城大英雄赫克托 Hector 之妻，以賢慧忠心聞名）時年十九歲，兒子名阿加門農（邁錫尼國王名）時年十二歲（圖十三）。一八八九年，施利曼已寫下一份遺囑，給妻子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其他的親友均有慷慨的餽贈。蘇菲亞將寂然一身，她永遠不會再愛，永遠不會再婚。她要將她的餘生去完成施利曼的未竟之志，資助德普菲爾德在特洛城的發掘。她希望施利曼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而施利曼也的確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